

米卡代海來西

# 強力集團

——俄羅斯民族樂派五大音樂家傳——

——前 三編—— 俄羅斯技術



新文豐出版社

米·卡伏考來西 吉·亞伯拉罕

# 強力集團

——俄羅斯民族樂派五大音樂家傳——

吳 熊 元 譯 沈敦行校訂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 海

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

音樂歷史·傳記叢書

強 力 集 團

編 輯 者 中央音樂學院上海分院研究室

主 編 者 沈 知 白

原 著 者 M. D. Calvocoressi  
Gerald Abraham

翻 譯 者 吳 鵬 元

校 訂 者 沈 教 行

《本書根據美國紐約 Alfred A. Knopf 書店  
1936 年刊 Masters of Russian Music 一書選譯》

\*  
\* \*  
\*

有 版 權

1952年4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書號 (294) [IX II 1] 定價 ¥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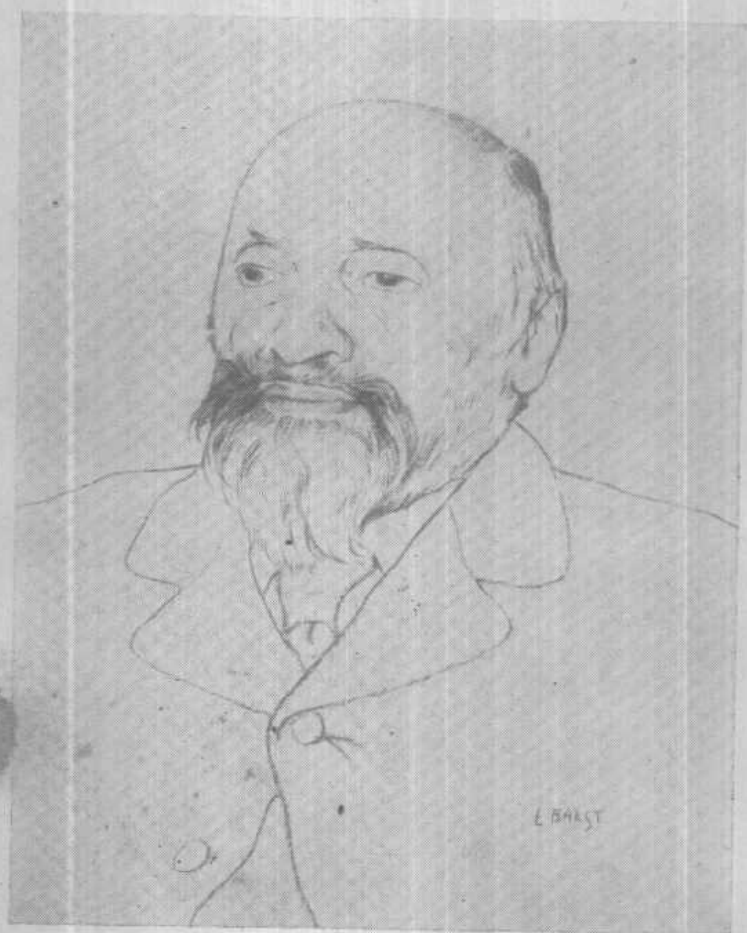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密理·巴拉克呂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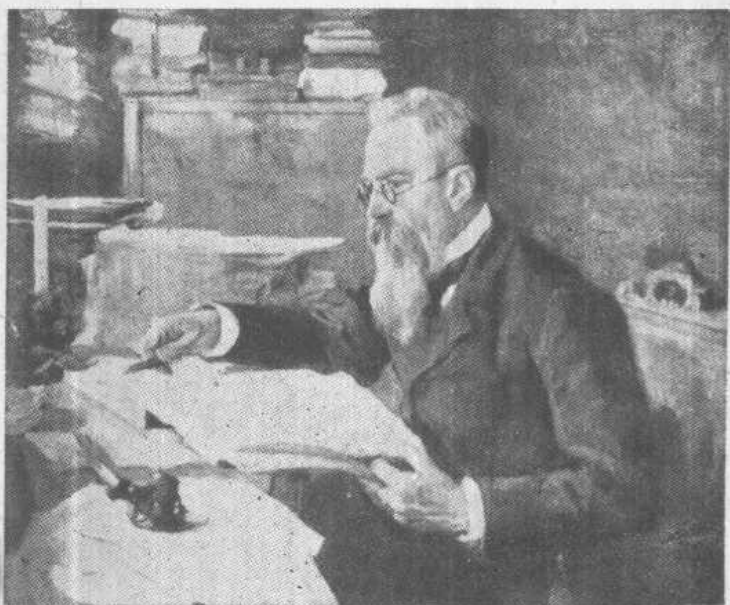
凱撒·居伊



亞力山大·鮑羅廷



穆代士特·莫索斯基



尼古拉·呂姆斯基——柯薩考夫



佛·斯大索夫

## 原序（節譯）

近幾年來，有關俄羅斯音樂的新資料大量出現。不僅數量增加，而且都翔實可靠。作曲家的往來函牘和許多其他文件，過去在帝俄時代都是經過檢查刪節後才發表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全貌了。這些文件還附有權威學者如安德烈·呂姆斯基·柯薩考夫、舍·狄亞寧、佛·斯大索夫的女兒伐·卡瑪洛娃（筆名佛·卡萊寧）等人的評註。就拿莫索斯基為例，在意想不到的大批有價值的資料出現後，他的傳記實有重寫的必要。由於材料不足，以往始終沒有一本完善的巴拉克呂夫傳。呂姆斯基·柯薩考夫的回憶錄第三版加上了他兒子安德烈寫的一篇長序和註釋，於是我們對這位大音樂家的生平和思想才有了新的認識。

實際上，作曲家的觀點、目標、方法、藝術上的嬗變和影響比他們的生平還更重要。因此我們並不妄冀在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兩方面都作詳盡的論述，但是指出了作品的特色，還說明按照我們的意見應該從怎樣一個角度去研究它。

我們認為粗枝大葉的研究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深入。但本書並非篇幅巨大的專論，事實上也不能深入。我們只希望本書有助於培養研究俄羅斯音樂的興趣，作為深入研究的一本參考書罷了。

## 目次

### 原序

密理·巴拉克呂夫傳（卡伏考來西著）……………

凱撒·居伊傳（卡伏考來西著）……………

亞力山大·鮑羅廷傳（卡伏考來西著）……………

穆代士特·莫索斯基傳（亞伯拉罕著）……………

尼古拉·呂姆斯基-柯薩考夫傳（亞伯拉罕著）……………

譯後……………

「強力集團」五大音樂家作品總目……………

三三

三三

一四

三三

六

五

『要是沒有巴拉克呂夫，俄國音樂的命運可能和眼前我們實際所有的記載大不相同。』

『假如沒有巴拉克呂夫來當音樂領導者、教育者、戰士和扶植者，居伊、莫索斯基、鮑羅廷、呂姆斯基-柯薩考夫以及後來的格拉佐諾夫〔二〕、里亞朵夫〔三〕、里亞普諾夫〔四〕和許多其他俄國作曲家將不曉得怎麼辦呢！當然他們中也有很多會赤手空拳打出個天下來。但是我們敢這樣說（雖然說不上爲什麼會如此）：要是沒有他，也就不會有新俄羅斯樂派，俄羅斯音樂生活史上也就不會有那麼些頁生氣勃勃、充滿了大無畏精神的活動和進展。』

『他在俄羅斯音樂演變中所完成的任務的重要性大得無可比擬，也使他在格林卡以後的俄羅斯音樂史上首屈一指。』

上面這三則摘引——分別引自斯大索夫〔五〕的十九世紀藝術、俄羅斯音樂公報裏芬代生的巴拉克呂夫傳和帝國劇院年鑑裏里亞普諾夫的一篇文章——充分說明不僅俄國甚至整個音樂界都受惠於這位十九世紀新興俄羅斯民族樂派，或稱『強力集團』〔六〕的領袖。在他總數不多的作品中，大部分被人

忽略了，就是大家熟知的一小部分的價值也顯然被低估了。但是，爲了俄羅斯音樂、爲了訓練和指導那些環繞在他周圍的年輕作曲家們、爲了努力宣揚當代音樂與一般的音樂文化，他受到人們毫不猶豫的崇敬。

可是截至目前爲止，不問在他本國或在其他國家，都還沒有一本相當正確和完備的傳記。對他的藝術生活，也缺少完備的研究。對他的作品，也始終沒有一個充分的批判。而且在不久的未來，這種批判也不像會出現。要補足他生活和個性上資料的缺乏，困難實在太多了。關於他一生中某些時期以及生活情況的材料都太少了。他跟斯大索夫、呂姆斯基·柯薩考夫的通訊大部分尙待出版。很多熟悉他的人所留下來的、對瞭解他個性有幫助的敘述，都散見於一些現在幾乎已無法獲得的俄文雜誌裏——唯一大衆周知的就是呂姆斯基·柯薩考夫在他的回憶錄裏所提到的一些。可是這本書裏很多重要的地方在蘇聯已被一致認爲不正確和不公允的。因此，我們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只有把他一生事蹟作一概括的介紹，並補足和改正現有記載中的缺陷和錯誤。

他的童年是在他家鄉下諾弗哥羅度過的。要不是由於他母親對音樂有一種真正的興趣，要不是由於住在當地的一位音樂熱愛者雇用了一個私人管絃樂隊，他恐怕不會有機會使他的天才很早，就表現出來，也不會有機會受到一點音樂教育。他初次以鋼琴家和作曲家身分出現，是在聖彼得堡。那時他才十八歲。以藝術和道德觀點而論，這次演出是個輝煌的成功；雖然在其他方面講，這對他並無好處。接着的幾年就只是勤奮的工作和反抗貧苦的掙扎。他終於克服了層層困難，犧牲了無限的生命

力而達到了領袖地位。跟着卻又是失敗、健康衰退、甚至暫時脫離了音樂生活。過了幾年以後，他才再繼續他未竟的事業。可是他的性情和人生觀變得使先前認識他的人都大為驚奇。接着是一個活動成績很好的時期，可是把他引向徹底幻滅和墊居，只在朋友的小圈子裏活動。他寫了很多音樂作品，有許多人事的變遷他很看不順眼，又眼看見自己被很多過去的友人和學生所規避和遺忘，但他對自己所愛的音樂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興趣；而且始終提倡他所愛的那種音樂；也急於報答愛他的人的情誼。所有這些情形大部分可以用他個性的特色來解釋——聰敏、誠心、熱情洋溢、不妥協、徹頭徹尾地誠實、絕對不自私自利、審慎得總是把作品擱置很久很久，直到他自己認為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然後才發表；凡是他認為做得連自己都不會滿意的職務或工作，他總不肯接受；專斷、率直而又有極好的涵養，可是他得罪起人來，卻又簡直叫人受不住。他深知自己的缺點，但是他不願、而且也沒有能力壓制這些缺點。在許多方面他很容易使人發怒，但仍不失為一最可親、最值得欽羨的人。

一八三七年一月二日，他出生在下諾弗哥羅。這是一個十三世紀時興建的古城，位於伏爾加河和俄喀河的會流處。好幾世紀以來，一直是舊俄的東方邊陲，防禦韃靼人和莫迪維亞土人入侵的重鎮。曾經不止一次受戰爭、火災和疫癘等蹂躪。好幾百年以來，在那兒舉行的市集每年吸引來許多各種各樣的東方人和斯拉夫人。這些民族的音樂必然在伊士萊美和塔瑪拉的未來作者的腦際，留下了不自覺的印象。平常在這城裏的日子過得很寧靜，甚至有點令人昏昏欲睡；簡直說不上有什麼文化生活。按照八十年代發表的統計，七萬居民中幾乎八分之一都是工廠工人。

他父親是個寒微的政府官吏，一個世家子，就現在所知，追溯起來，可以追到安德烈·西蒙諾維奇·巴拉克呂夫。這一家好多代都有人在莫斯科大公爵那兒供職。他爲了忠於職守而在一六一三年得到過一塊贈地。

根據格林卡的妹妹雪斯塔珂娃所記下來的資料，巴拉克呂夫在四姊妹中年紀最大而且是獨子，在很小時就明顯地傾向於音樂。他的記憶力很強，耳朵也很敏銳。他最初的鋼琴課是他母親教的。當他到十歲時，他母親把他帶到莫斯科去，使他可以跟那邊最好的鋼琴教師學習。這位老師是菲爾德的學生，名叫都布克。假期滿了，他不得不回到原來學校去，因此他只跟都布克上了十課。可是他以後一直說：他從這十課裏得益非淺。他在下諾弗哥羅城的第二個老師名叫卡爾·埃色呂奇。這人的生平不詳，只知他是卡·特·埃色呂奇（一七七〇——一八三五年風琴家兼作曲家）的兒子。在當地他是個著名的教師。曾經在一個製造商爲工人利益而開辦的小戲院裏（這種措施在當時是很民主的一個創舉）以及後來也會在一個熱愛音樂的音樂著作家的家裏當過樂隊指揮。這個著作家就是在一八四四年寫了關於莫差特的書和一八五七年寫了關於貝多芬的書，而至今仍未被忘的烏里比雪夫。

通過了埃色呂奇，童年的巴拉克呂夫有一次聽到了蕭邦的E小調協奏曲和格林卡的伊凡·蘇薩寧裏偉大的三重奏。這難忘的經驗播下了他終生喜愛這兩位大師的音樂的種子。不久，埃色呂奇把他介紹給烏里比雪夫。烏里比雪夫就決定請他當副指揮、常任鋼琴彈奏者和教師。他最初幫忙預演的作品中有一篇是莫差特的安魂曲。烏里比雪夫藏有很多音樂書籍。在他家裏演出的音樂會的節

目中包括莫差特、貝多芬、孟德爾遜、漢默爾和別的作曲家的奏鳴曲、室內音樂和管絃樂作品。因此，巴拉克呂夫能獲得很多知識和實際經驗。他養成了一種從實際而不從理論書裏學習作曲技巧的習慣。當時這種理論書在俄國卻也並不多見。

他最後繼埃色呂奇為正指揮。到一八五二年他已寫了一些作品，包括他那始終沒有完成的絃樂器、長笛、單簧管和鋼琴七重奏的第一樂章（這第一樂章據他後來說：是模倣罕賽特的鋼琴協奏曲的）和一個管絃樂隊伴奏的鋼琴幻想曲，或者更恰當地說：這只是他原先計劃的若干樂章之一。全題是用法文寫的：

敬獻給他的老師埃色呂奇先生

俄羅斯民族情調的大幻想曲

（管絃樂隊伴奏的鋼琴曲）

作者 密·巴拉克呂夫 作品第四號

在手稿（現存莫斯科一家圖書館裏）的末尾，他更賣弄一下文字知識，用意大利文寫着：

第一部終

作者 密·巴拉克呂夫

由這篇幻想曲的編號來推測，此外大概還有兩個作品。可是關於這兩個作品，大家簡直一無所知。

唸完中學後（他母親就在那時死了），他被送到喀山進大學專攻數學。爲了他父親的經濟情形不許可付那麼大的一筆支出，他不能算爲正式學生。在喀山那地方，除了偶爾來幾個藝術家，像拉斯可夫斯基、席夫、康茨基；此外，就談不上有什麼音樂生活了。拉斯可夫斯基是一個作曲家兼鋼琴家，他的音樂給巴拉克呂夫一個很深的印象云。照巴拉克呂夫後來寫的回憶錄裏所講：他從席夫那兒學得很多有關音樂一般性的東西，而從康茨基處學得很多關於鋼琴演奏的東西：

一聽說康茨基想到我所希望去的聖彼得堡住下來，我就打算跟他學習。可是當我到了聖彼得堡，更瞭解了他對音樂的看法之後，我就改變了主意。那些老是說我向康茨基學的人都完全錯誤了。我們不過是相識而已。

道地的巴拉克呂夫的口氣。

當一個音樂家和教師，巴拉克呂夫發覺自己是相當受歡迎的。他靠了教授來貼補他的微薄的收入。他繼續專心學習音樂和作曲。他寫了一二闕歌曲和一篇鋼琴幻想曲。這幻想曲的動機是採自格林卡的伊凡·蘇薩寧，不久以後還贏得格林卡的讚賞。就這樣過了好幾年，他仍然無所適從，不知道還是拿數學當終身職業，而把音樂作爲副業呢，還是全心全力地在不利的環境下，作萬一希望而從事於音樂工作。很幸運，烏里比雪夫願意帶他去聖彼得堡試試他的機會，這才解決了他的難題。當然他很高興地接受了。終於在一八五五年底，在他第十九次生日之前不久，他跟了這位朋友到聖彼得堡。中途經過莫斯科時，停留了一下，遇見鋼琴家兼作曲家尼·魯賓斯坦（安·魯賓斯坦的弟弟）。這是俄羅